

和命运结伴而行

命运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环境和性格。环境规定了一个人的遭遇的可能范围，性格则规定了他对遭遇的反应方式。由于反应方式不同，相同的遭遇就有了不同的意义，因而也就成了本质上不同的遭遇。我在此意义上理解赫拉克利特的这一名言：“性格即命运”。

但是，这并不说明人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因为人不能决定自己的性格。性格无所谓好坏，好坏仅在于人对自己的性格的使用，在使用中便有了人的自由。

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可改变的只是我们对命运的态度。

就命运是一种神秘的外在力量而言，人不能支配命运，只能支配自己对命运的态度。一个人愈是能够支配自己对于命运的态度，命运对于他的支配力量就愈小。

狂妄的人自称命运的主人，谦卑的人甘为命运的奴隶。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人，他照看命运，但不强求，接受命运，但不卑怯。走运时，他会抑揄自己的好运。倒运时，他又会调侃自己的厄运。他不低估命运的力量，也不高估命运的价值。他只是做命运的朋友罢了。

塞涅卡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他忽略了第三种情况：和命运结伴而行。

昔日的同学走出校门，各奔东西，若干年后重逢，便会发现彼此在做着很不同的事，在名利场上的沉浮也相差悬殊。可是，只要仔细一想，你会进一步发现，各人所走的道路大抵有线索可寻，符合各自的人格类型和性格逻辑，说得上各得其所。

上帝借种种偶然性之手分配人们的命运，除开特殊的天灾人祸之外，它的分配基本上是公平的。

偶然性是上帝的心血来潮，它可能是灵感喷发，也可能只是一个恶作剧，可能是神来之笔，也可能只是一个笔误。因此，在人生中，偶然性便成了一个既诱人又恼人的东西。我们无法预测会有哪一种偶然性落到自己头上，所能做到的仅是——如果得到的是神来之笔，就不要辜负了它；如果得到的是笔误，就精心地修改它，使它看起来像是另一种神来之笔，如同有的画家把偶然落到画布上的污斑修改成整幅画的点睛之笔那样。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修改上帝的笔误绝非一件如此轻松的事情，有的人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努力，而这努力本身便展现为辉煌的人生历程。

人活世上，第一重要的还是做人，懂得自爱自尊，使自己有一颗坦荡又充实的灵魂，足以承受得住命运的打击，也配得上命运的赐予。倘能这样，也就算得上做命运的主人了。

(周国平)

你若澄澈，
世界就干净

我们总是先认识了身边的人，才认识了这个世界。

一个人，身边有多少人，就有多大的世界，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这些人素养的高低，决定了你的高雅与低俗、辽远与浅狭、明媚与卑琐。一句话，他人的质量，就是你的世界的质量。

在自然的山水里，无论走多远，最后还要回到这群人当中。也就是说，你最终要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来。远足，是心灵的沐浴，是换一种方式让精神突围，是以自然的视觉，看清人的世界。

他人是你的魔障，倒不如说，你是自己的魔障。每个人跟外部世界斗，说到底，是跟自己斗。跟谁过不去，最后，都是自己过不去。

身边的世界，总有你不喜欢的人，总有你厌弃的事，这些必然要来到生命中，它们来到，只是为揭示生活的真相，告诉你生活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人的强大，就是能与不堪的人和事周旋，最终，战胜懦弱卑怯的自己。你救不起道德沦丧，但在一大片道德沦丧里，你可以选择自己巍然挺立。

诸事放下，一切皆胜。放不下，自挣不脱。一个人，能释怀，才能释然，能在内心修篱种菊，自不必避车马喧嚣。走千里万里，逃不出自我的喧嚣，就逃不开尘世的喧闹。也就是说，你安静下来了，这个尘世也就安静下来了。

不是每一个人都合你的胃口。如果你总是讨厌别人，那么先讨厌了这个爱讨厌别人的自己。先打倒狭隘的自己，才能接纳宽广的世界。

人往高处走，不是物质上追慕富贵，而是在精神层面上，与那些品高境阔的人交往。相看两不厌，是因了趣味近；相嬉两不忘，是因了志向合。然后，山高水阔，相约走天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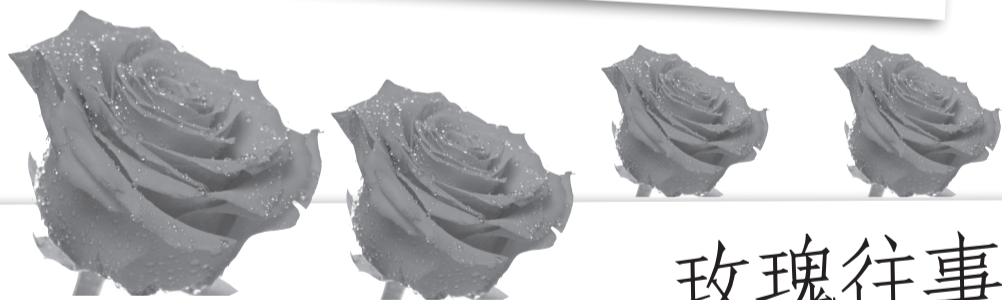
你明白就是了。这个世界，看似周遭嘈杂，各色人等，泥沙俱下，本质上，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

你若澄澈，世界就干净；你若简单，世界就难以复杂。你不去苟且，世界就没有暧昧。

你没有半推半就，世界就不会为你半黑半白。

有些底线是必须要坚守的。在原则那里，你失守的越多，人生就沦陷得越多。

(马德)



玫瑰往事

11岁的时候，他喜欢上教他国文的女老师，老师25岁，有一对黑眼珠和深深的酒窝。

那时他的父亲种了一亩玫瑰，他每天偷剪一朵父亲的玫瑰，起得绝早，在暝色中将玫瑰放在老师讲台的抽屉，然后回家睡觉，再假装没事人一样到学校上课。

老师对每天的一朵玫瑰调查了好几次，但从来不知道是谁放的。他也不敢承认，只要看到老师每天拿起玫瑰时那带着酒窝的微笑，他就一天都很快乐，甚至唱着小调回家。他在老师抽屉放玫瑰花足足放了两年，直到他从乡下的小学毕业。

20年后，他的老师还在乡下教书，有一回在街上遇到，老师的头发白了，酒窝还在，他很想说出20年前那一段属于玫瑰的往事，但终于没有说出口。

让玫瑰有它自己的生命吧！那样已经够了，他想。

金急雨是一种花的名字，花谢时像乱雨纷飞。他常站在她家巷口前的金急雨花下，看着落了一地的金黄色花瓣。有时风起，干落的花瓣就四散飞去，但不改金黄的颜色，仿佛满天飞起的黄蝴蝶。

有四年的时间，他几乎天天在花下等她，然后一起走过长长的红砖道路。

他们分开的那一夜是在金急雨花的树下，他看她的背影沉默地消失在黑

夜的巷子，心中一片茫然，如同电影放映时的断片，往事一幕幕地从黑巷里放映出来，他一滴泪也没有落，竟感觉那夜的天星比平常更明亮。

他捧起一把落地的金急雨，让它们从手指间静静地滑落，那时他真切地体会到，如果金急雨不落下，明年就没有新的芽，也不会开出新的花。萎落的花并非死亡，而是一种成长，一种等待，等待下一个季节。

相识的时候是花结成蕾，相爱的时候是繁花盛开，离别之际是花朵落在微风颤抖的黑夜。为了体会到这种惊奇的成长，他竟落下泪来。

情重所有的人都喜欢丈量爱情，而且

量的单位用厚、薄、深、浅，常常用深厚来与浅薄相对照，每个人都痴迷地执着自己爱情的深厚。我独喜爱以“重”为单位丈量，因为只是重，才会稳然地立着；也只有重，才能全然表现出情爱除了享乐还有负荷的责任。爱情只有在重量里，才可以象征精神的和物质的质量。

真正爱情的可贵不在于突破、创造，能够平静地相守才是真正的可贵。因为“守静”不只是爱情，也是生命的最高情操。那样的感觉像是：航过千辛万难、惊涛骇浪而渐渐驶进一个安全的港湾，纵任有万劫不磨的情爱，终也会倦于飘泊流浪吧。

(林清玄)